

忆当年

校园里的风雅

□ 胡海明

□ 吴翼民

那是一个甲子前母校中学的校园情景,忆来分明如昨。

那时的教师都很风雅,争相把才情显露在教学大楼走廊的墙报园地上。这是一方教师的诗文画园地,一月更新一次,很有看头。不管是哪个科目的教师,只要有点“三脚猫”功夫,都要在上面争一席之地,并暗中较着劲,你填一阙《卜算子》,我就来一阙《念奴娇》,倒并非胡诌,都依着格律,也有些韵味。老教师们的书法都上谱,正草篆隶像模像样,他们有着各自的雅号,有取“红豆诗人”的,有取“拾遗斋主”的……逢上节庆活动,墙报更琳琅可爱,记得1964年元旦,国家形势好转,墙报上一片好景象,诗和画都好看,那位有家谱可稽是范文正公后裔的范老师大书一首藏头诗——“一龙吐气云飞扬,九州普照日月光。六亿人民齐奋力,四方壮士守边疆。”范老师捋着飘然美须摇头晃脑地念,给一拨又一拨学生讲解:“马上就是甲辰年了,是龙年,所以一龙吐气啊……”这位美髯的范老师极为可爱,他效仿老祖宗蓄须,效仿其“断齑划粥”,还效仿老祖宗秉烛夜读,说是范仲淹不点电灯,所以他也不点电灯。有人一句话就把他给问住了:“范文正公不读英

语,范老师您怎么教英语呢?”范老师是教英语的,学生夜自修时,他会猝然闯进教室,在黑板上写一串四十几个字母最长的单词。美髯的范老师年近六旬,推铅球却比年轻学生还劲爆,五十斤一袋的米也可轻松上肩。他家挨着校园,一棵枇杷树探首校园,一个个熟透的枇杷果调皮诱人,学生们望而生馋,其连襟潘老师作《索枇杷诗》贴上围墙,范老师居然作《拒枇杷诗》贴墙上应对。中学毕业时我请范老师题诗存念,他功力匪浅诗书云:“大地春光好,青年播种年,农村面貌改,出产永无边。”他预知“上山下乡”高潮将至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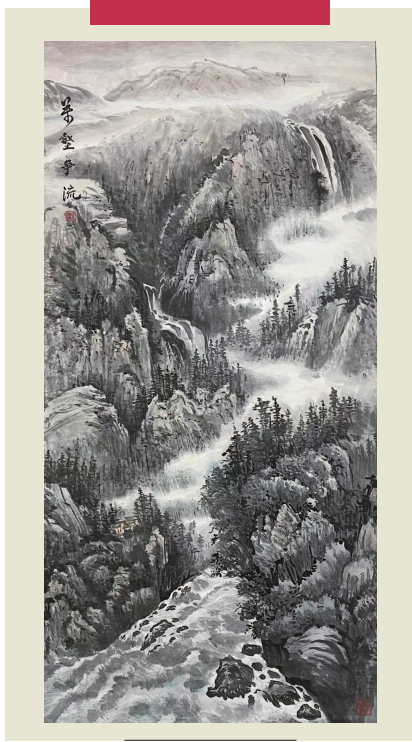
老师诗书园地的对面是学生的墙报园地《向日葵》,同样丰富多彩,由丰子恺的好友——我们的俞老师作顾问。俞老师号“红豆诗人”,同样的诗书皆精,他的稿笺由丰子恺作画印行,令人赏心悦目。记得那年全校纪念杜甫诞辰,俞老师致辞时特意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熟食券(困难年间发的食品券),一番吟诵,表示向杜甫学习,节俭过日子。

那时的教师除了舞文弄墨,暇时还喜欢拍曲和演剧。拍曲,就是唱昆曲。周末,七八老少教师在教师活动室摆开了场面,或“清曲”,或“同期”,竹笛横吹,檀板轻点,于是悠扬的唱腔飘出窗口。我们这些学生就驻足而听,虽不解

其中内容,也为那绕梁三匝的曲词陶醉上半天。记得当时主笛的是钱老师,是早年东吴大学的高才生,教物理的,一肚皮的学问,却拙于表达,学生赐雅号曰“大肚茶壶”。我没领教过他的讲课,但他的笛子吹得绝对中听。拍曲中坚是教我们语文的宋老师,宋老师大家闺秀,貌美嗓甜,被公认是姑苏昆曲名家。老师们除了拍昆曲,还演话剧,有一出吴方言话剧名《无奈小嘲》,饶有情趣,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饰演主角,演的家长,粘一撮胡须,很传神。

在老师们的熏陶下,我等学生也跟着风雅起来,我们班曾经自行组织成立剧社,排演了《刘胡兰》《考验》等小话剧。

那时连校工也被熏染得雅趣十足,譬如有名门卫叫李多宝,自号“十八子夕夕宝玉”,经常口吐珠玑。我喜好跟他闲聊,偶尔还跟他飙成语或歇后语,有一次他来了句“空棺材出丧”,把我难住了,他调皮一笑,说出了“歇后语”——“目(木)中无人”,我乃拜服。有道是“宰相家丁七品官”,风雅校园的门卫也风雅。



万壑争流 (中国画)

余良美 作

欢聚莫提当年怨

□ 余建民

快人快语

如今聚会是老年人常态化的社交活动,通过聚会,增强联系,共叙友情是聚会的主旋律。但也有因聚会,弄得不愉快的。如前不久,笔者参加同事聚会时,亲历了这样一件事:本来大家乘兴而来,侃侃而谈,笑语欢歌,频频举杯,互道珍重,气氛轻松愉快。想不到,席中有两位曾经在同一科室的同事,因为一言不合,竟然把数十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翻了出来,唇枪舌剑地大吵一场,结果搞得举座不欢,草草散去。

实话实说,老同事都是知根知底的,大家在工作或生活中,难免有过一些摩擦和不愉快,有的相互间还有些怨恨,气量大,豁达些的人,早就将此类不

愉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;但气度小的人,则会常常记起,这也属正常。只是,聚会是集体活动,应以欢聚为主题,缅怀过去,感悟当下,享受欢乐,而不应该把过去的不快带进聚会。毕竟,人生苦短,长者不过百年,没必要把当年的不快再延续下去。再说,即使你把过去的怨恨不快记得再清楚,对你而言,又有何益?人生哪有迈不过的坎?

从健康角度而言,常怀怨恨等负面情绪,对精神和生理健康都是不利的。人,还是要阳光些豁达些。多记些开心的事,忘却怨恨,适时放下,那样才能轻松前行,欢度人生。

渡尽劫波兄弟在,相逢一笑泯恩仇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,聚会理应感受欢乐,切莫让过去的怨恨败坏了好心情。

同窗情

各业高考入校,这个班足够“特别”!

宅家有闲整理收藏,翻出了几本手抄笔记本,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《世界史话》《诗句摘取》《古代诗词赋优秀作品》,特别是《楚辞》,还用铅笔写了字解。原来最初学习并无教材,教材都是手抄的。这些年来多次搬家,我一直不舍丢掉,只因倾注了太多心血吧!

又翻出一本师范时的作文本,里面飘出了几张泛黄的稿纸,定睛一看,顿时笑翻了天:“进军战鼓响,万马奔

腾急”“举起铁的臂膀”,语言很有时代气息,还有“学校为我们举行这样盛大的欢送会”的字句,落款是“师范学校语文班全体同学”,原来是我代表班级的发言稿。往事慢慢匿迹,唯有收藏在帮我找回记忆。

这些年,有的同学有了官职,大多数同学当了一辈子教师,年龄最小的同学去年也已退休。经历过人生的波折,同窗早上相互问候成为每日的慰藉。时间久远,心中仍存“同窗情”……

走近鱼摊,老板就热情地吆喝,刚到的东海带鱼,依看,鱼身闪着银白色的光,新鲜着呢!挑了两条,老板问道,鱼鳞刮吗?我点点头。老板拿起一把生锈的剪刀对带鱼开膛剖肚,接着,拿起一团钢丝球在鱼的两面噌噌地刷了几下,光滑的带鱼立刻“伤痕累累”。看老板刮鱼鳞的样子,我突然想起童年时的老邻居,在菜场里专司刮鱼鳞的王阿姨。王阿姨倘若活到今天也是期颐之人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王阿姨四十岁刚出头。那时,王阿姨和我母亲都是整天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,是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的号召,让王阿姨和我母亲走出了厨房,真的“顶”起了半边天——母亲进了工厂,成了一名管着三十多台机器的纺纱工,而王阿姨则被安排去菜场当了售货员。王阿姨不识字,这下难为她了。一天营业结束,下班前轧账,钱款和货物轧不平,缺口部分只能让王阿姨倒赔账。忙了一天倒也算了,还要倒贴,这可把王阿姨吓住了!家里七八口人,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,如今还要当“倒贴户头”,王阿姨头摇得像拨浪鼓,软磨硬泡要求换岗位……能够识文断字的,换个岗位不难,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要换岗位却让领导抓耳挠腮。这时有人谏言,门口拐角刮鱼鳞的老太太都快七十岁了,还在奉献余热,就让王阿姨“接班”,岂不顺理成章?

为了将刮鱼鳞这份工作做好,王阿姨特地将家里一把不常用的菜刀请磨刀师傅磨了磨。磨过的菜刀锃光瓦亮,王阿姨握在手中,脸上泛起满意的微笑。由于物资匮乏,鱼鲜不像如今百花争艳,像河鲫鱼、带鱼等平时并不多见;即使有,也是按大户小户凭票计划供应。平常鱼摊上不要票的多为呈黑褐色,肉质老而粗糙的橡皮鱼。因为货源不多,王阿姨更多的时间常常是守着砧板和那把闪着银光的菜刀无法施展。王阿姨是个闲不住的人,看见蔬菜忙忙着,便会主动干些搬运或保洁的活。

最让王阿姨情绪高亢的是逢年过节。那时,鱼鲜会丰富些,会凭票供应一些带鱼、河鲫鱼等。这时,只见王阿姨动作麻利地用剪刀把带鱼开膛破肚,取出内脏,然后用锋利的菜刀在带鱼两面刮蹭几下,一套“组合拳”下来,只需一两分钟,鱼身洁净光滑。王阿姨刮鱼鳞技艺精湛,声名远播,并代表菜场参加区公司举办的技能比赛。王阿姨也吸引来了党报记者的采访。没几天,王阿姨聚精会神为顾客刮鱼鳞的照片登在了党报上。有人问王阿姨,你对报社记者说了什么?王阿姨涨红了脸,期期艾艾地说道,我对人家讲,我还是刮条鱼给你们看看!……

登报的那一年,区副食品公司要求各菜场推荐先进。场长讲,王师傅,依是上过报纸的,年度先进非你莫属!令王阿姨没想到的是,公司竟又将她推荐到市里。当正在为顾客刮鱼鳞的王阿姨得知自己被评为市先进生产者,她握着菜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……